



65年清史

溫熱經緯卷三

海甯王璽雄黃纂

定州楊照藜素園

評

烏程汪曰楨謝城

錢塘許蘭身芷卿參

葉香巖外感溫熱篇

章虛谷曰仲景論六經外感止有風寒暑溼之邪論溫病由伏氣所發而不及外感或因書有殘闕皆未可知後人因而穿鑿附會以大青龍越脾等湯證治爲溫病而不知其實治風寒化熱之證也其所云太陽病發熱

而渴爲溫病是少陰伏邪出於太陽以其熱從內發故
渴而不惡寒若外感溫病初起却有微惡寒者以風邪
在表也亦不渴以內無熱也似傷寒而實非傷寒如辨
別不清多致誤治因不悟仲景理法故也蓋風爲百病
之長而無定體如天時寒冷則風從寒化而成傷寒溫
暎則風從熱化而爲溫病以其同爲外感故證狀相似
而邪之寒熱不同治法迥異豈可混哉二千年來紛紛
議論不能剖析明白我朝葉天士始辯其源流明其
變化不獨爲後學指南而實補仲景之殘闕厥功大矣
爰釋其義以便覽焉

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辨營衛氣血雖與傷寒同若論治法則與傷寒大異也

華岫雲曰邪從口鼻而入故曰上受但春溫冬時伏寒藏於少陰遇春時溫氣而發非必上受之邪也則此所論溫邪乃是風溫溼溫之由於外感者也

吳鞠通曰溫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於肺肺者皮毛之合也經云皮應天爲萬物之大表天屬金人之肺亦屬金溫者火之氣風者火之母火未有不克金者故病始於此

諸邪傷人風爲領袖故稱百病之長卽隨寒熱溫涼之

氣變化爲病故經言其善行而數變也身半以上天氣主之爲陽身半以下地氣主之爲陰風從寒化屬陰故先受於足經風從熱化屬陽故先受於手經所以言溫邪上受首先犯肺者由衛分而入肺經也以衛氣通肺營氣通心而邪自衛入營故逆傳心包也內經言心爲一身之大主而不受邪受邪則神去而死凡言邪之在心者皆心之包絡受之蓋包絡爲心之衣也心屬火肺屬金火本克金而肺邪反傳於心故曰逆傳也風寒先受於足經當用辛溫發汗風溫先受於手經宜用辛涼解表上下部異寒溫不同故治法大異此傷寒與溫病

其初感與傳變皆不同也

不標姓氏者皆章氏原釋

雄按難經從所勝來者爲微邪章氏引爲逆傳心包解

誤矣蓋溫邪始從上受病在衛分得從外解則不傳矣

第四章云不從外解必致裏結是由上焦氣分以及中

下二焦者爲順傳惟包絡上居臆中邪不外解又不下

行易於襲入是以內陷營分者爲逆傳也然則溫病之

順傳天士雖未點出

楊云肺與心相通故肺熱最易入心天士有見於此故未言順傳而

先言逆傳也

而細繹其議論則以邪從氣分下行爲順邪入

營分內陷爲逆也

楊云二語最精確汪按既從氣分下

云防其內陷妄用升提不知此內陷乃邪入營分非真氣下陷可比苟無其順何以爲逆

章氏不能深究而以生克爲解既乖本旨又悖經文豈越人之書竟未讀耶

蓋傷寒之邪留戀在表然後化熱入裏溫邪則熱變雄按唐本

作化最速未傳心包邪尙在肺肺主氣其合皮毛唐本作肺合皮

熱毛而故云在表在表唐本無此二字初用辛涼何以首節章釋改辛平今訂止之

輕劑挾風則加入唐本無則入二字薄荷牛勞之屬挾溼加蘆根

滑石之流或透風於熱外或滲溼於熱下不與熱相搏勢

必孤矣

傷寒邪在太陽必惡寒甚其身熱者陽鬱不伸之故而邪未化熱也傳至陽明其邪化熱則不惡寒始可用涼

解之法若有一分惡寒仍當溫散蓋以寒邪陰凝故須
麻桂猛劑若溫邪爲陽則宜輕散倘重劑大汗而傷津
液反化燥火則難治矣始初解表用辛涼須避寒凝之
品恐遏其邪反不易解也或遇陰雨連綿溼氣感於皮
毛須解其表溼使熱外透易解否則溼閉其熱而內侵
病必重矣其挾內溼者清熱必兼滲化之法不使溼熱
相搏則易解也

畧參拙意

不爾風挾溫熱而燥生清竅必乾謂水主之氣不能上榮

兩陽相劫也溼與溫合蒸鬱而蒙蔽於上清竅爲之壅塞

濁邪害清也其病有類傷寒其

唐本無此字

驗之之法傷寒多

有變證溫熱雖久在一經不移以此爲辨

唐本作總在一經爲辨章本作

而少傳變爲辨較妥

胃中水穀由陽氣化生津液故陽虛而寒者無津液上升停飲於胃遏其陽氣亦無津液上升而皆燥渴仲景已備論之此言風熱兩陽邪劫其津液而成燥渴其因各不同則治法迥異也至風雨霧露之邪受於上焦與溫邪蒸鬱上蒙清竅如仲景所云頭中寒溼頭痛鼻塞納藥鼻中一條雖與溫邪蒙蔽相同又有寒熱不同也傷寒先受於足經足經脈長而多傳變溫邪先受於手經手經脈短故少傳變是溫病傷寒之不同皆有可辨

也

雄按右第一章統言風溫溼溫與傷寒證治之不同而章氏分三節以釋之也

前言辛涼散風甘淡驅溼若病仍不解是漸欲入營也營

分受熱則血液受

章本作被

劫心神不安夜甚無寐成斑點隱

隱卽撤去氣藥如從風熱陷入者用犀角竹葉之屬如從

溼熱陷入者

唐本者下有用字

犀角花露之品參入涼血清熱方

中若加煩躁大便不通金汁亦可加入老年或平素有寒

者以人中黃代之急急

唐本作速

透斑爲要

熱入於營舌色必絳風熱無溼者舌無苔或有苔亦薄

也熱兼溼者必有濁苔而多痰也然溼在表分者亦無

苔

雄按亦有薄苔

其脈浮部必細澀也此論先生口授及門以

吳人氣質薄弱故用藥多輕淡是因地制宜之法與仲

景之理法同而方藥不同或不明其理法而但仿用輕

淡之藥是效顰也或又以吳又可爲宗者又謂葉法輕

淡如兒戲不可用是皆坐井論天者也

雄按又可亦是吳人

雄按仲景論傷寒又可論疫證麻桂達原不嫌峻猛此

論溫病僅宜輕解況本條所列乃上焦之治藥重則過

病所吳茱山云凡氣中有熱者當行清涼薄劑吳鞠通

亦云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也觀後章論中下焦之治

何嘗不用白虎承氣等法乎章氏未深探討曲爲蓋護
母乃視河海爲不足而欲以淚益之耶華岫雲嘗云或
疑此法僅可治南方柔弱之軀不能治北方剛勁之質
余謂不然其用藥有極輕清極平淡者取効更捷苟能
悟其理則藥味分量或可權衡輕重至於治法則不可
移易蓋先生立法之所在卽理之所在不遵其法則治
不循理矣南北之人強弱雖殊感病之由則一也其補
瀉溫涼豈可廢繩墨而出範圍之外乎况姑蘇商旅雲
集所治豈皆吳地之人哉不必因其輕淡而疑之也又
葉氏景岳發揮云西北人亦有弱者東南人亦有強者

不可執一而論故醫者必先議病而後議藥上焦溫證治必輕清此一定不易之理法天士獨得之心傳不必章氏曲爲遮飾也

汪按急急透斑不過涼血清熱解毒俗醫必以胡荽浮萍櫻桃核西河柳爲透法大謬

若斑出熱不解者胃津亡也主以甘寒重則如玉女煎

唐本

無如

輕則如梨皮蔗漿之類或其人腎水素虧雖未及下

焦

唐本雖上

先自徬徨矣

唐本作每多

必驗之於舌

唐本

有此

如甘寒之中加入鹹寒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

陷入易易

唐本無此二字耳

尤拙吾曰蘆根梨汁蔗漿之屬味甘涼而性濡潤能使
肌熱除而風自息卽內經風淫于內治以甘寒之旨也
斑出則邪已透發理當退熱其熱仍不解故知其胃津
亡水不濟火當以甘寒生津若腎水虧者熱尤難退故
必加鹹寒如元參知母阿膠龜版之類所謂壯水之主
以制陽光也如仲景之治少陰傷寒邪本在經必用附
子溫臟卽是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也熱邪用鹹
寒滋水寒邪用鹹熱助火藥不同而理法一也驗舌之
法詳後

雄按此雖先生口授及門之論然言簡義該不可輕移

一字本條主以甘寒重則如玉女煎者言如玉女煎之石膏地黃同用以清未盡之熱而救已亡之液以上文

曾言邪已入營故變白虎加人參法而爲白虎加地黃

法

楊云慧心明眼絕世聰明

不曰白虎加地黃而曰如玉女煎者以

簡捷爲言耳唐本刪一如字徑作重則玉女煎是印定爲玉女煎之原方矣鞠通虛谷因而襲誤豈知胃液雖

亡身熱未退熟地牛膝安可投乎余治此證立案必先

正名曰白虎加地黃湯斯爲清氣血兩燔之正法至必

驗之於舌乃治溫熱之要旨故先發之於此而後文乃

詳言之唐氏於必上加一此字則驗舌之法似僅指此

條言者可見一言半語之間未可輕爲增損也

汪按此條辨析

甚當心細如髮斯能膽大於身也

若其邪始終在氣分流連者可冀其戰汗透邪法宜益胃
令邪與汗併熱達腠開邪從汗出解後胃氣空虛當膚冷
一晝夜待氣還自溫暍如常矣蓋戰汗而解邪退正虛陽
從汗泄故漸膚冷未必卽成脫證此時宜令病者唐本無此三字
安舒靜臥以養陽氣來復旁人切勿驚惶頻頻呼喚擾其
元神唐本作氣使其煩躁唐本無此句但診其脈若虛軟和緩雖倦
臥不語汗出膚冷卻非脫證若脈急疾躁擾不臥膚冷汗
出便爲氣脫之證矣楊云辨證精悉更有邪盛正虛不能一戰而

解停一二日再戰汗而愈者不可不知

魏桺洲曰脈象忽然雙伏或單伏而四肢厥冷或爪甲青紫欲戰汗也宜熟記之

邪在氣分可冀戰汗法宜益胃者以汗由胃中水穀之氣所化水穀氣旺與邪相併而化汗邪與汗俱出矣故仲景用桂枝湯治風傷衛服湯後令啜稀粥以助出汗若胃虛而發戰邪不能出反從內入也故要在辨邪之淺深若邪已入內而助胃是助邪反害矣故如風寒溫熱之邪初在表者可用助胃以托邪若暑疫等邪初受即在膜原而當胃口無助胃之法可施雖虛人亦必先